



雨雪霏霏

婆罗洲童年记事

李永平

李永平
雨雪霏霏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雨雪霏霏：婆罗洲童年记事 / 李永平著. -- 上海：
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
ISBN 978-7-208-11227-8

I. ①雨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9766 号

责任编辑 沈 宇

装帧设计 蔡香勤



世纪文景

雨雪霏霏：婆罗洲童年记事

李永平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
插 页 2
字 数 143,000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1227-8/I · 1093
定 价 32.00 元

追忆婆罗洲童年往事，说给一位台北小姑娘听。

谨将本书献给

朱鸨丫头，不管如今你人在哪里，无论你是真是幻……

并纪念

我的恩师

梗直狷介的湖南汉子、铁骨铮铮的民族主义者

颜元叔教授（一九三三—二〇一二）

序论

原罪与原乡

王德威

在华语语系文学的世界里，李永平（一九四七一）的地位早已得到公论，近年中国大陆文坛也开始重视他的作品。李永平祖籍广东，生长于东马婆罗洲，一九六七年负笈来台就读台大外文系，日后定居台湾。一九七二年，他凭短篇小说《拉子妇》赢得注意，从此创作不辍。一九八六年，他推出《吉陵春秋》，以精致的文字在纸上创造中国原乡，引起广大回响。但李永平真正成为一种现象是在九十年代。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八年他分别出版了《海东青》和续书《朱鹂漫游仙境》，长达七十万字。两本小说描写一个中年浪子和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女孩朱鹂夜游海东（台北？）都会的所闻所见，几乎没有情节可言；而文字的诘屈晦涩，也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李大事刻画他的中国情结，对照当时方兴未艾的本土运动，在在引人侧目。

《海东青》和《朱鹂漫游仙境》代表了李永平最独特的历史观和情色观：这是二十世纪末、台湾版的《海上花列传》。小女孩朱

王德威，文学评论家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 Edward C. Henderson 讲座教授。

鸽和她的朋友过早坠入台北的色情世界，注定万劫不复；作为旁观者的浪子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向“仙境”，充满无能为力的感伤，但也不脱难以自拔的暧昧。与此同时，李永平如此沉浸在文字雕琢和中国遐想里，不得不让我们怀疑，他的中国情结和文字癖是否和他的欲望叙事息息相关。

《雨雪霏霏》是李永平在新世纪初推出的一部短篇小说集。就李永平的创作而言，这部作品具有双重意义。《海东青》《朱鸽漫游仙境》都是长篇，尽管李永平花费极大心力经营场景人物，结果却事倍功半。他对台北（海东）作为“寓言”还是“历史”的所在似乎难以决定，以致影响行文造境的信心，于是有了反复堆栈的叙述，不了了之的情节。《雨雪霏霏》将场景拉回到李永平成长的家乡，东马婆罗洲的古晋。创作多年以后他蓦然回首，仿佛希望从当年他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所在，重新厘清所曾经历过的、想像过的根源。《雨雪霏霏》的九则短篇就像九个进入童年往事的门径，每一则都引领读者进入一段不可思议的经验。由此，李永平也检视自己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。

但启动这些故事的关键人物却不是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李永平，而是《海东青》《朱鸽漫游仙境》里已经出现的小女孩朱鸽。《雨雪霏霏》虽然出版在后，但从叙事时间来看，似乎是发生在朱鸽还没有长大——也就还没有堕落——之前，也就相当于《海东青》的同时甚至稍早。这让我们必须思考李永平记忆过去，寻找历史的计划。朱鸽是他的缪斯，经过召唤朱鸽，和她对话，倾诉衷肠，往事一一回到眼前。但另一方面，朱鸽的堕落以及无可避免的消失是李永平叙事的预设。抢救朱鸽就是叫停时间，让故事原地打转、

重复或延宕。这是《一千零一夜》叙事的老伎俩。然而李永平为小女孩所诉说的却又都是时移事往，物非人亦非的故事。

这样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关系的错位为《雨雪霏霏》带来结构与情节的双重张力。中年叙事者李永平倾其所有，借着朱鹂回到过去，那充满懵懂、躁动，而且迷雾重重的过去。五十年代的古晋郁闷不安，殖民势力摇摇欲坠，马共活动此起彼伏，一切的不确定就像雨林植物那样恣肆蔓延。在故事里，叙述着少年李永平看着他的父亲如何来往日本人、英国人、荷兰人、马来人、原住民之间投机取巧，找寻谋生之道；他的母亲生了一胎又一胎，早早耗尽一切精神；他的初恋猝死于突如其来的热病；他乖巧可爱的妹妹神秘的精神失常；他敬爱的老师转身成为革命分子，消失在丛林里再也没有回来；他少年时期暗恋的女孩一夕成为堕落的少妇。

启蒙的代价充满了罪的魅惑，华裔少年李永平不能身免。但他还有更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曾经被三个来自台湾、战后滞留古晋的慰安妇照顾有加，但在莫名的动机下，有一天他告发她们暗操贱业……这是怎样艰难的成长？而小说的第一个故事更带有启示录般的教训。一个燠热的午后，一群小孩一时兴起，争先恐后捡起石头活活砸死一条无辜的狗。问题是，是谁第一个丢出石头的？

多年以后，初老的李永平絮絮叨叨地向女孩朱鹂忏悔着，仿佛只有她天真的笑声或并不天真的问话才能疏解他心中的抑郁，一种无以名状的，只能称之为原罪意识的抑郁。《雨雪霏霏》的扉页引用了《新约·约翰福音》的话：

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

这是耐人寻味的引言。这里的罪不只是律法的违逆，也不只是伦常的乖离，更是一种无以名状的，生命集体堕落的先决条件。当李永平和他的童年伙伴将石头砸向那只无辜的狗的那一刻，他已经加入了一个有罪的共同体。

然而罪的意识也更可能来自一种难以摆脱的“失根”意识：离散，漂流，无所凭依的空虚，永恒的失落。在这里，一则“失乐园”的故事隐隐约约浮现。这我以为才是萦绕在《雨雪霏霏》最底层的症候群。乐园是原乡的渴望，也是青春萌发以前的纯真年代。在李永平的故事里，“原罪”与“原乡”于是形成微妙的辩证。处理了《海东青》的台湾漂流故事，李永平必须回到他的家乡，探寻他当年爱恨交织的根源，那难言的隐痛，罪的根源。在古晋，他初历了生命堕落的考验，而日后他必须在继续漂流——放逐——的日子里，一再回味、忏悔那原初的堕落，寻求救赎。

吊诡的是，古晋还不是李永平“真正”的原乡，只是他的父辈离乡背井、权把他乡作己乡的侨居地。在李永平的逻辑里，原乡的沦落成为他的宿命，种族的禁忌，宗法的失落，混血的恐惧，甚至信仰的沦丧、精神的失常都因此而起。论“离散”的伦理学的幽暗面，莫此为甚。要如何救赎这样与生俱来的失落感，如何“正本清源”，不是容易的事。小说第二则处理李永平来台湾之后因缘际会，惊鸿一瞥蒋中正，因此不是偶然。短短的邂逅代表了李心目中祖国、正统、父祖宗法的美梦（似乎）成真，当然，这场景的虚幻性也直捣他作为一个漂流者内心创痛的渊源。

李永平所有的原乡的图腾与原罪的禁忌最后化为他与文字的纠

缠。我们于是来到李永平念兹在兹的文字癖和书写欲望。文字/书写是一种犹如神谕的符号，用以弥补、填充曾经的错过或过错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在李永平的调动下，文字/书写也是一种秘戏，一种沉迷抚弄、欲仙欲死的对象。如他自白，中国文字是神秘的图像，“千姿百态，琳琅满目”，从幼年就“诱引”、“蛊惑”他。他甚至借他人之口说明支那象形字是“撒旦亲手绘制的一幅幅……东方秘戏图，诡谲香艳荡人心魂”。这是业障，但李永平甘心陷溺其中。李永平经营他的文字迷宫，或文字春宫，以《海东青》达到顶点。在《雨雪霏霏》里，他开宗明义的忏悔自己的文字欲望，颇有夫子自道的意思。但这是后见之明的忏悔，还是欲盖弥彰的表演？果如此，李永平写“书写”的罪，就更罪加一等。

在《雨雪霏霏》里，李永平花费大力气构筑一个完美的文字原乡，但他诉说的故事却背道而驰。他的理想缪斯朱鸢挑起了他的叙事欲望，却不能承诺欲望的完满实现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李永平选择《诗经·小雅》的一句话“雨雪霏霏，四牡骙骙”为新作点题。三千年前中国北方的冰天雪地与南洋的蕉风椰雨形成了奇诡的对应。他有意跨越时空，借着文字，借着诗，回到那纯粹的原乡想像里——犹如夜半遇见民族伟人那样绝对文学化的梦幻场景。在回忆与遐想的天地里，文字排比堆栈，化不可能为可能。然而其极致处，时空错位，历史陷落，一场文字铤而走险的秘戏已然展开。

经过朱鸢的灵感，《诗经》的启示，李永平回望他的东马家乡，又从东马回望台湾。而他心中遥望的梦土，仍然影影绰绰地隐藏在三千年前的雨雪中。我认为这不只是李永平给自己下的美学挑战，也指向文本之下、之外的意识形态两难。他的叙事形式与叙事欲望

相互纠缠，难以有“合情合理”的解决之道。他所沉浸的现代主义在形式和内容间的永不妥协，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我更要说如果李永平写作的终极目标在于呼唤那原已失去的中国/原乡，付诸文字，他只能记录自己与生俱来的遗憾，无从弥补的亏空。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旅人还在路上，原乡渺不可得。我们回得去么？我们回不去了。朱鹁安在？只剩下了原乡与原罪的故事。

简体版序

河流之语

小时候住在河边。这条河叫“沙捞越河”。名头虽然不小，可实际上跟那发源自婆罗洲中央高原，好似一只庞大凶猛的黄色八爪鱼，翻滚嘶吼，昼夜不息，奔流于世界第三大雨林中的六大河系——拉让江、巴兰河、加央河、玛哈干河、巴里托河、卡布雅斯河——相比，它不过是一条小小的支流，局促在西北一隅，毫不起眼，只因它流经英属北婆罗洲沙捞越邦首府古晋市，才赢得了这个响亮的名号：沙捞越河，Sarawak River。

童年是一段奇妙的人生历程，一桩带着些许灵异、甚至超现实色彩的经验。婆罗洲童年，对我这个心思极端敏锐，想像力异常发达，感情又过度丰富的华侨子弟来说，更是如此。

出生、长大于沙捞越河畔的城市，打小看着这条河。每天早晚，战战兢兢地，我抖簸着小小身子蹭蹬到水边，挨近它，观察它。我感受到的可不是它在风景明信片上，狐媚地，展示的那份窈窕和翠绿，而是，我顶记得，那深深震慑我童稚心灵、属于婆罗洲河流特有的浑黄和苍莽。河上的日出日落，景色的朝夕变换，雨季来临时，一夜之间，老天爷的骤然变脸，成为我孩提时期对家乡古晋最深刻的印象。

记得啊，那孤伶伶矗立丛林河畔，气象万千、壮丽的古晋城。

这是造物主对儿童的恩宠。

神，透过孩子们一双双清澈、无尘的眼瞳，让他们看到一个比大人们眼中所见更宏观、更多姿多彩，变幻无穷，四处充满惊奇和新鲜事的世界：山是大山，河是大河，就连那颗悬吊在赤道地平线上，晃呀晃，每天傍晚如常沉落的夕阳，在孩童眼中，也显得格外浑圆殷红，天天给他带来诧异和惊喜。

你，童子“永”，挺着细条条的一个身子，伫立在那大河、那河尽头处的大山、那山背后的一颗冉冉下沉的大日头之前，如同遭受雷击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好久，你流连在沙捞越河畔堤防上，直到天黑，你只顾昂起脖子，凝住你的一双眼瞳，览望婆罗洲壮阔无边越沉越红的暮色。这当口，你幼小心灵中，对天地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，以及那股莫名的感动，有如烙印般，将成为你童年时代最鲜明、历久弥新的经验和记忆。

成年后，我离开婆罗洲到台湾求学。说来愧疚，后来我只回家两次，探视我父母，而每次总是来去匆匆，鬼赶似的。大家都不解，为什么我宁可被亲友们指责，说我无情和不孝，偏偏就不肯多留几天，多回来几趟呢？只有我心里知道，在诸多难以告人的原因中，其中一个就是：不再是小孩的“童子永”，害怕他的童年世界——那苍苍莽莽的热带雨林、那猩红如血的一轮赤道落日、那梦境般耸立的高山，还有还有，那一条条巨蟒也似，盘蜷在丛林中四处流窜的黄色大河——在他离别多年后，带着疲惫的心情回来时，透过他那一双蒙尘的、世故的眼睛观看，会一下子萎缩掉，会变小，甚至变得寒碜猥亵。

无论如何，我就记得，童年时期我常驻足河滨，瞅着浑黄的河水，竖起两只耳朵，屏息凝神地倾听、捉摸河里的水族发出的各种声音：

有时好像一群麻雀嘍嘍争食，有时好像一个疯婆子喃喃自语，有时却好像一伙大汉哄堂大笑。龙宫中传来的神秘、诡谲的声音，每每让我听得发起了痴，悠悠神往。

夜里，我会偷偷爬起床来，把一只耳朵贴到临河的窗上，一动不动，试图接收河里传出的信息。

静荡荡的河面，好久好久才响起劈波一声：银鳞闪闪，一尾梭子鱼蓦地飞起，在星空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扑通，坠落回河里。偶尔你会听到，百米宽的河面上，泼刺刺一阵响过去。你就知道有两条水蛇，扭摆着它们那一米来长、通体雪白、花蕊般缀满了点点星纹的身子，倏地，窜出河畔老树根窟窿，互相追逐，迎向天际挂着的一瓠明月，一路交缠不休，迸溅起簇簇水星，穿越过滚滚黄涛，好久好久才双双消失在对岸水草窝里。

天亮了，一颗红日蹦出丛林梢头。

沙捞越河中的水族蛰伏了一夜，这会儿纷纷苏醒，成群出动争相觅食。霎时间河上众声喧哗，唼唼喋喋澎澎湃湃，在这艳阳天彩霞满河的早晨，蓦地响起，惊天动地，仿佛河上突然发生一场大洪水。这时你才察知，原来婆罗洲浑黄的河面底下，聚居着多么丰富的、骚动不安的生命！

每日晨起，耳中充盈着河流热闹的声音，童子永的心，总是载着满满的惊悸和喜悦，怀着对造物主无上的崇敬，展开新一天的生活。

天气晴朗的日子，走路上学途中，童子永喜欢停驻在沙捞越河畔一座高岗上，背着书包，叉着腰，放眼眺望河上风光，恣意地，驰骋他那过度发达、深深困扰他的父亲和老师们的想像力。

他想像一趟河流的旅程：一对小情侣，搭乘伊班人的十二米长

舟，穿过层层丛林，经过一座座甘榜和长屋，一路蜿蜒溯流而上，途中发生一连串曲折离奇、足以写成一部大书的事件。他想像河流尽头的山：那蓝幽幽、大白昼一条鬼魅般飘忽在艳阳下，充满神秘传说的“马当山”。战后盛传，山中埋藏着“二战”日本南征大将，绰号“马来亚之虎”的山下奉文留下的巨大宝藏，招来了全世界的冒险家和寻宝者，引发雨林中一番腥风血雨。那对小情侣，不消说也被卷入其中。童子永想像山后辽阔蛮荒的天地：那密不通风、暗无天日，号称世界第三大雨林的婆罗洲心脏，和那一条黄龙似的翻腾咆哮，贯穿印尼加里曼丹省的南洋第一大河，卡布雅斯河。小情侣逃出马当山后，双双沿着这条河，一路逃亡到大河口，那座矗立在爪哇海滨的坤甸城……童子永想像（如今追忆，不禁哑然失笑。那时他还只是个脱离襁褓未久、刚上小学的孩子，哪里识得人生的愁苦呢！）在丛林中发生的各种人生故事，那说不完的恩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还有那对小情侣——我们这部长篇巨著的男女主角——之间那段唯美的、下场凄凉的异族姻缘……

就这样，喜欢做白日梦的童子永，昂挺着他那个小小身子，伫立在古晋城一座高岗上，一边眺望婆罗洲的壮阔山河，目眩神驰，一边编造故事，日积月累越编越多，到后来他小学毕业时，竟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。他日后成为小说家——摩登时代的说书人——的第一颗种籽，就在黄浪滔滔的沙捞越河畔，不知不觉间，在他心中埋下了。

* * *

一九六七年，我，甫成年的童子永，搭乘轮船渡过南中国海到

台湾求学，心中最不舍的，便是看着我长大、好似亲人的婆罗洲河流。在台湾头几年，那股思念之深，甚至演变成一种严重的乡愁病。

台湾也有很多河流。发源自岛上的中央山脉，一条条黑晶晶的流水，横贯西部平原鱼米之乡：大安溪、大甲溪、浊水溪、北港溪……河口一轮红日头照射下，它们那具有独特之美，萧萧瑟瑟，满岸雪白芒花婀娜摇曳的身影，也曾深深撼动我的心灵。

我记得那年初抵台湾，有个假日，我独自搭火车环岛旅行。十月艳阳天，正是台湾的米仓——中南部浊水溪和北港河流域的秋收季节。我沿着纵贯铁路直往南走，向晚时分，一穹窿蓝天彩云底下，穿越过一望无际的云嘉南大平原，只见一畦畦金穗迎风翻浪，浩浩荡荡一路汹涌到天边。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，看见那么辽阔的稻田，那么多熟透的、正待收割的米谷，当下就看痴了，险些感动得流下热泪来。隆隆隆，列车奔驰过当时的远东第一长桥，西螺大铁桥。我倚着车厢窗口，扭头一看。桥下那石头磊磊砂砾遍布的河床上，一条黑水奔流，突然间，乱石堆中涌现出了千朵、万朵、亿朵芒花，仲秋时节盛开，一簇簇白雪雪，满河床哗喇哗喇迎风起舞，呼啸不停。那一瞬我看呆啦。回头伸长了脖子朝西极目一眺望，眼一花，看见黄昏河口，台湾海峡上，瘀血似的一丸子猩红的太阳，载浮载沉，好像顽童戏水般，只顾荡漾在苍茫烟波中。河畔村庄，归鸟飞绕。农家屋顶上霎时间炊烟四起。

黑水白芒，夕照青烟。

这是台湾的河流给我这个南洋游子最初的、最深的感动——最震撼的美。

但是，最让我难忘、至今犹如同梦魇般，时不时就显现在我心

头的台湾河流经验，却是发生在繁华的都会，一条流经台北市的野溪上。那时我读大三，住在台大宿舍，邻室有位学长姓孙，河南人，平日喜欢骑一辆当时极为稀罕的山叶牌重型摩托车，四处迢迢（大陆的读者，认识这两个美丽凄凉的台湾字吗？音“踢跎”，意思是漂泊游荡）。这一晚月色皎皎，天时已过三更，他蹑手蹑脚突然现身在我的床铺旁。

“李老三，醒来醒来！跟我去新店溪，看台湾渔郎捕庵仔鱼，讨几尾回来煮汤下酒！”

我睁开眼睛，看见孙学长灿烂着他那张北方汉子特有的国字脸膛，站在一窗月光中，贼嘻嘻地叫唤着。铛。教官室的挂钟敲了一响。我跳下床铺来。同学两个摸黑钻出宿舍，这回没骑摩托车，拨开双腿，直直走上台大校门前那条空荡荡，只有三两辆的士，载着舞女和恩客，成双成对，半夜呼啸而过的八线通衢大道，罗斯福路。齁齁满城鼙声中，我们穿街过巷，攀登上中正桥头的河堤。河口，观音山头皓月当空。六月天，午后下过一场西北雨。月下只见满江的台湾芒，映照一城零落的霓虹灯，呜呦呜呦摇曳身上的雨珠。同学俩跳下河堤，走进河床中，钻过一簇簇水芒草，渡过河心上一滩又一滩鹅卵石沙洲，朝向台北市东南郊，新店溪上游，寻寻觅觅一路跋涉了过去。

明月照射下的新店溪，好似一窝水蛇，从城外群山中逃窜出来，银光闪闪，奔流入台北城，突地转个弯，绕过城头下一座高大的石崖。洲中一垄子芒草地。十来个台湾渔郎弓着背，抱着膝头蹲在水边，浑身乌黝黝，打赤膊。水光映照下，只见一双双枯黑眼眸闪烁着斑斓血丝，一眨不眨，只管瞅住崖下那口黑水潭。带头的老渔父，耸着一颗花白头颅，伸出脖子往潭中吐出两团槟榔渣，猛回头，朝

来客瞪了一眼，打牙缝里迸出一声来：“噤声！”

同学俩一路鞠躬致歉，涉水渡过两滩浅滩，悄悄步上草垄子，跟随大伙儿蹲伏在沙洲上，睁大眼睛凝视着水潭。

“饮酒！”一个少年渔郎，十五六岁，朝来客咧开嘴洞中血渍渍两枚大板牙，啐出一泡槟榔汁，随即哈个腰，笑嘻嘻地递过一瓶老米酒来。我接过瓶子，就着瓶嘴大口大口吸了两口酒，猛一呛，举头望望天空。雨过天青一瓢月。月娘她不知什么时候披上了一袭白纱，这时，早已沉落到城北，淡水河口，一碧如洗的观音山巅去了。台北城的天顶，蓦然蹦出一窝子皎洁调皮的星星。天将四更。满城霓虹凋谢。新店溪下游福和大桥上打雷般，空隆隆，打雷般，奔驰过一纵队十几辆大货车，载着一铁笼一铁笼黑毛猪，披星戴月，从台湾南部乡下赶上来，凄厉地嗥叫着，半夜奔向台北的屠宰场。

河中芒草垄上，十几双眼睛炯炯闪烁着血丝，好久，好久，只顾牢牢盯住石崖下那一口黑水潭。

水潭子一圈圈荡漾在水面，静悄悄，没声没息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万籁俱寂虫声唧唧中，我只听得天地间一条流水琤琮价响，蓦然，云破月出，霎时间白雪雪洒下满城清光来。必剥一声爆响，银鳞闪亮，水潭上飞溅起两朵水星。浑身猛一颤，带头的老渔父撂下手里的米酒瓶，伸出一根枯黑的手指尖，抖簌簌指住潭面，哑声喊道：“来喽，来喽！”

明月当头。

黑幽幽静悄悄一潭水，刹那间，劈劈波波白浪翻搅，好像有人在潭底架设一口大锅，生起柴火，把潭水煮开了一般。沸沸扬扬，满潭水花不住滚动中，只见千尾万尾鱼儿互相追逐着，纷纷窜上水